

平原的时间



平 原 的 时 间
PINGYUAN DE SHIJIAN

李登建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李登建 著

平原的时间

林非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平原的时间 / 李登建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37-310-0

I. 平…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242 号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40mm × 203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梁邹平原的艺术描绘

张守仁

近十多年来，主要写农村题材的散文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河南南阳的周同宾，另一位是山东滨州的李登建。前者心怀“土地”情结，行文质朴、自然、本分；后者胸有“平原”情怀，作品凝重、苍凉、深情。他们两位都以父辈在烈日下的原野上挥汗劳作的坚韧精神，呕心沥血地在稿纸上辛勤笔耕。我有幸与这两位散文家都见过面，交谈过，有过文学上的交往。他俩都来自农村，对农民都有极深的感情，对艺术都怀有执著的追求，因此我视他俩为当今散文原野上的双秀树，艺术池塘里的并蒂莲。

李登建的散文，以故乡梁邹平原为背景，展示了鲁中、鲁北大地的古老、博大、深厚、庄严。他以深情的笔抒写平原上的树、草、庄稼、牛羊、乡路、田埂、老河、古桥、瓜棚、泥塘，尤其浓重描述父老乡亲们的勤劳、善良、朴实、敦厚、坚毅、愚昧、狭隘、保守以及他们同命运抗争又最终很难改变命运的悲凉结局。登建的父母、哥嫂、姐妹都是苦命人，他对亲人和父老乡亲的苦难、悲辛有刻骨铭心的感

受和认识。他在《父亲的晚景和“庄稼人”一词之来历》中借水叔的话写道：“你注意到地里的玉米没有？它结了棒槌子，皮就开始焦，梢就开始干，秸子也慢慢地枯了，谁还再去顾它，谁会可惜它……庄稼人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啊！”

梁邹平原是登建灵魂的家园，是他精神的根，更是他写作最丰富、最熟悉的资源。故乡是热土，是生命来到人世的地方，是父辈们流血流汗的场所。故乡无论贫或富，总令作者最感亲切，最怀眷恋。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总有一根怀乡的情感之线把你牵回到始发之地。故乡的一切，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永远照耀着、温暖着写作者的生命历程和文学活动。

我读登建的散文，感觉有如下卓异之处——

首先，他注意语言的锤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审美对象。一篇文学作品语言不讲究，质地不好，便先失去了感染人的魅力。登建写散文，像农人精选种子那样，细心挑选最贴切、最滋润的语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一个句子、一个词而半宿失眠，在我是常有的事。”这颇似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艰苦推敲。他有锻炼字的嗜好，正像他的父辈在土地上精心侍弄每一棵秧苗那样，他殚精竭虑地呵护每一个词语。我们读他的散文，常能惊喜地发现不少隽言妙语、精彩句子：如《黑阳光》的开头“只有经天的太阳可与我的大平原匹敌”，气势磅礴；如说“不再怕黑的女人就成熟了”，表达农村妇女的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如把田野里那保护了乡村爱情的黄泥小屋比喻为“是阳光底下开放的花朵”（《黄泥小屋》），包含了作者的多少感激和赞美。他有时还在文中采用家乡的俚语，如

“那马大嘴是有名的‘晕子’，有骆驼不说马，见芝麻就是西瓜，嗓门儿又像大喇叭……”（《父亲的华屋情结》），显得鲜活、生动、富有音乐感。他的《裹在雾霭里的村庄》是一篇富有诗意的美文，既形象地描绘了物化的、变幻的雾，雾里村庄的美丽，又逼真地写出了被雾霭掩盖的村人的忙碌、辛劳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烦恼、忧伤。

登建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作品中充满对父母、对父老乡亲、对进城农民工和底层弱势群体的深情厚爱。他对父亲的崇敬、对父亲的爱，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通过描写父亲在大家前面挥锄砍玉米秸的节奏，父亲干活时像一头既暴怒又凶猛的豹子、所向无敌的姿势流露出来（《一场“战争”爆发得没有来由》）。在《岁月深处的那个角落》里，通过母亲在碾棚里磨牲口料时吃苦受累勤劳能干和一连串娴熟的动作，表达对慈母的缅怀之情。登建的平原系列散文，颂赞了桑梓之地像庄稼、像泥土一样淳朴、憨厚的乡人，同时深深悲悯他们的卑微、弱小和活得艰难。《平原的时间》中的赵富贵，空有一个好名字，因家里穷，小学没念完就到生产队当了羊倌，从此与羊为伴，人到中年了也没富贵起来，没混出个人样，还是天天赶着羊群出村、回村，“谁也没注意不到他，好像他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一员，而是一只羊……”孩子多，日子不好过，被人同情、照顾，也被人瞧不起的黑伯，一辈子“整日闷着头，脸阴沉得像块锈铁”，死后，脸上才奇迹般地出现了笑容，“嘴角的笑纹可舒展啦……”（《黑伯》）。登建还用很多篇什写农人劳动的繁重、残酷，在他笔下，超负荷的劳动不仅使农人的肉体变形、变丑，而且严重扭曲了他们的心灵、性格，而为争得生存的权利和尊严，他

们又是那么依赖劳动，“热爱”劳动，“……他们痛痛快快地滚一身泥土，又痛痛快快地以汗洗身。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肉疙瘩里的蛮劲，也尽情地释放着心头的重负。对他们来说，劳动真是无比的幸福，他们哪里还相信人世间另有盛夏躲在装空调的室内和在绿藤架下品茶的享乐！”（《短工市》）。无论是“平原系列”，还是他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作品，这种悲悯情感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登建的散文，是感情丰沛、沉重之作。

登建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作品中有“我”。散文要有“我”，有了“我”，才有特色。诚如巴金老人所说：“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登建的《千年乡路》、《小时候我崇拜的一个人》、《故乡，我的夜晚和白天》以及《平原，走来了你泣血的歌者》、《平原的时间》、《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大东洼：你有多远？你有多大？》等散文开篇就凸显出一个“我”字。“我”是散文的灵魂，有了“我”，读者就能窥到作者袒露的心灵。世上每一个具体的“我”、具体的个人，都是只此一个，不可重复，不会雷同。天下没有第二个“我”。每个人的出生、籍贯、教养、职业、经历、兴趣、爱好、识见、理想、体验、感受各各不同，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观察、见闻、发现、体验、感悟、思考写出来的作品，就有了独特性。这样的散文，风骨卓立，个性鲜明，决不会与别人重复。李登建写梁邹平原的散文属“鲁花”，既不同于周同宾写南阳大地的“豫花”，也迥异于当代散文名家众多的佳葩。可以说，登建的散文，独树一帜，有独特的芳香和色彩。

散文要有自己的识见，因此不可能高产。作者对生活、

人生、社会所拥有的识见、发现、感悟、思考，如蚌之怀珠，是经过较长时间孕育出来的结晶。如果批量生产，必然像掺水的酒，淡而无味，不能卒读。登建的散文数量不多，但大都是精品，像浓醪的酒，酒香醉人。有一位写散文的朋友以创作丰富自诩，向我夸口，他每天都能在电脑上敲出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我心想，这样的高产作品，是不值得读者浪费时间去阅读的。

登建散文的第四个特点，是他善于构思，篇幅精短。他的作品大都一两千字、两三千字，最长的也不过六七千字。散文忌长、喜短。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从来倡导竹简精神。简洁是具有才能的表现。散文越短越难写，越短越费时，越短越要有技巧。短而精，就得别具匠心。比如我们大家心仪的《古文观止》，一般不过几百字、一千多字。刘禹锡的《陋室铭》只有八十一个字。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前赤壁赋》也分别只有四百多字、五百多字。鲁迅的《秋夜》、朱自清的《背影》、茅盾的《白杨礼赞》也都只有千把字。至于冰心九旬以后写的《霞》、《我的家在哪儿》只有数百字，那是何等的精炼、隽永、厚重、绵远啊！如今不少长散文，动辄万儿八千、两三万、五六万甚至十来万字，浩浩荡荡，呈庞然大物状。这样的鸿篇巨制，我不敢称它为美文，且不说它的艺术性如何，把它放置在生活节奏快速、人人忙碌的今天，能有多少读者耐心读完它呢？艺术从来讲究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少而精，才能被人铭记，为人传诵。

我到各地讲学，常有人向我提问：散文能不能虚构？我认为写散文可以对素材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也可以写想象、理想、梦想，但其中都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都有真情实

感在。散文不能虚构，不能虚构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情感、故事。一个散文作家没有这样的经历，竟编撰自己有这样一种经历，没有体验过这样一种情感，竟虚构出这样一种情感认作自己实有，这就冲出了散文文体所允许的底线。这样的文字，不能称作散文，而变成小说之类的文体了。我认为小说中的精彩片断可以当散文来阅读，但散文决不可以当小说来写作。完全虚构的散文，是假散文、伪散文，既不能感动人，又容易误导读者，理应受到人们的婉拒。从这点上，也可说登建的路子是正确的，健康的。

文人文人，我们倡导文和人的一致性。看登建的散文，就可知道他的为人。他为人谦恭、诚实、朴素、善良，有一颗仁爱、体贴之心。他是仁者。仁者爱人，爱人如己。这是我特别赞赏的品格，因此我乐于为他作序。

2007年7月26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四届评委，中国作协重点创作项目专家论证小组成员。）

(280)

(280)

(290)

(301)

(301)

序.....张守仁

(311)

平原,走来了你泣血的歌者.....(001)

千年乡路.....(012)

平原的时间.....(020)

黑阳光.....(025)

一场“战争”爆发得没有来由.....(029)

田野里飘散缕缕香气.....(034)

大东洼:你有多远?你有多大?.....(039)

无言的平原.....(047)

我们的棉花.....(054)

不倒的红高粱.....(058)

平原上找不到的小村.....(062)

裹在雾霭里的村庄.....(066)

街口.....(070)

傍晚的村野.....(073)

乡间气息.....(077)

车“背”上的人们.....(081)

老河·····	(085)
老石桥·····	(089)
黄泥小屋·····	(099)
古老的马蹄湾·····	(103)
岁月深处的那个角落·····	(108)
母亲的眉头·····	(112)
去看母亲·····	(117)
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	(122)
小时候我崇拜的一个人·····	(127)
黑伯·····	(132)
于老三·····	(138)
羊将军·····	(144)
书家郭连贻·····	(148)
冬夜的书场·····	(155)
雪天·····	(160)
杀牛·····	(165)
遥远的酒香·····	(170)
打麦场上·····	(175)
三次流泪的经历·····	(178)
春天在平原行进着·····	(184)
站立的平原·····	(191)
树姐妹,树兄弟·····	(194)
倾听原野·····	(198)

原野上的树家族.....	(201)
啊!平原.....	(205)
父亲的花.....	(215)
父亲的华屋情结.....	(219)
冷观一副双拐跨越冬季.....	(231)
父亲的晚景和“庄稼人”一词之来历.....	(236)
故乡,我的夜晚和白天.....	(241)
乡土.....	(247)
短工市.....	(254)
城市的缝补匠.....	(258)
高楼背后的他们.....	(262)
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	(268)
近在咫尺.....	(273)
打一个电话.....	(278)
深秋到明水观泉.....	(282)
远去看荷.....	(289)
与大海毗连的土地.....	(293)
走近大海.....	(299)
在小渔村里游来荡去.....	(304)
沉重的背景.....	(310)
 后记.....	 (315)

平原，走来了你泣血的歌者

从青龙山脚下到黄河南岸这块苍黑色的土地，就是反复出现在我笔下、让我一生也写不完的梁邹平原。

可实际上，我多是凭记忆来描画她的模样，而且这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或许还是很表象的。有时候我问自己，你认识她吗？我内心的回答迟疑而不肯定。我离开她已经很久，拿我在她怀抱里呆了二十年的短暂经历，怎能面对她的古老、广阔和深邃？在她面前，我真正感到了卑微、无力。好在我生活的城市离她并不远，隔段时日，总可找借口回来看她。我乘车越过黄河，徐徐地自北向南。（要是有一辆小驴车该多好！）我趴在窗口，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她的一景一物，陶醉于那一轴渐次展开的画卷，热热的情怀又撩动得不能自己……

—

不，不要用“她”指代这块土地，“她”与这块土地还不十分吻合，应该换成“他”——不知怎的，说到这块土地，我眼前就立起一个面色黎黑的北方汉子的形象：他阴郁着

脸，身上黑黑的肌块沉默着，显得有点疲惫和苍老。但是他的骨骼却瘦硬而强健，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劲儿，使你相信他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跌倒了，咬着牙他也要向前爬。而他高兴了，会发出阳光般爽朗、响亮的大笑（我总看到他那一排洁白的与他的肤色对比鲜明的牙齿），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惊。

这种印象肯定带着我的主观色彩，不过你可以到这里来——秋天，草木衰萎、凋零，平原空旷、萧索，秋收结束，大片大片灰暗的泥土裸露出来——哺育了一茬庄稼、被禾根吸走了养分和水分的土地躺在那里喘息，粗重、微弱，好像再也无力气支撑了。地边，一半株玉米棵或者苘麻秆，在风中瑟瑟地抖着，风雨洗掉了它们的血色，恰正呼应着河岸上落了一地叶子的树木和沟底残败的芦花。河流和沟渠大都干涸，偶有一截存着水，像混浊的眼睛忧郁地望着天上的云朵。与河岸、沟壑平行或者毫无联系但却在某个地方缩成大疙瘩的土路，布满纷乱的车辙，如同蠕动的毛虫，但无论向哪个方向，都把你的目光牵引很远很远，直到模糊为一派苍茫。平原是如此的沉寂、凄清，了无生气。谁能相信，熬过这残酷的冬天，第二年春天南风吹来，平原还会苏醒，地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绿意；继而汹涌的绿波漫过田亩，拍打高高的土坎、河堤，哗哗欢笑着在树丛顶端翻卷美丽的浪花？

我却不怀疑平原的战胜死亡、死而复生，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每年我都回故乡过春节，我的故乡是一个距青龙山四五里路的小村庄。我在哥哥嫂子蒸了一笼笼馍馍，煮熟了猪头下货，又烧开油锅炸肉、炸鱼、炸绿豆丸儿（村里人都在忙年，热气腾腾），侄儿偷出爆竹到街上燃放的时候

候，独自一人来到田野。我顺着田垄或者废弃了的小道走着，这对我是很难得的享受，我与土地贴得这样近。我驻足、徘徊，我好像来寻找什么。可是腊月里的平原有什么呢？荒坡上被孩子们烧荒后留下一圈圈草灰；土堰、田埂阴面还存有陈棉絮似的雪渣；说不定哪会儿，铅块一样的冻牛粪和冻牛粪一样的鸟尸咯了脚；那边一座新坟头白幡摇晃，散布着死亡的气息……灰黄。苍白。静止。僵死。除了我那粗手笨脚的父老乡亲，没有人还对它抱有幻想。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在深冬的平原抗不住彻骨的寒冷。然而就在我绝望地要返回的时候，忽然隐约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心脏“扑扑”搏动的声音。我凝神谛听，这声音竟轰鸣如黄河浪涛了。原来这声音就是平原的心跳声。它来自平原深处。这是我的错觉吗？我确信我听到了这声音。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激动万分：只要心不死就行！果然，这个年假结束，我去向田野辞行，就在一堆枯草根下面发现了拱出来的针尖似的嫩芽，就看到畦畦麦苗儿悄悄脱下破衣烂衫，换上新装，舒展娇柔的身姿……

我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平原！你从每一次的死亡里获得新生，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这样。

二

我实在找不到多少根据来证明我的梁邹平原多么出众，事实上它也太平常了。不像塞北那样宏阔苍凉，没有江南的滋润灵秀，论肥沃不如八百里秦川，地貌也说不上有特点，从文化角度看又极少可夸耀的古刹和碑林。它就是黄河下游

的一块土地，与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区别不开。难怪没人注意到它。好像更不值一写。

但是这不妨碍我的平原上也有一串引人注意而又富有诗意的名字，如青龙山、杏花河、小清河、月河、黛溪……有读者从我的散文里读到“青龙山”、“杏花河”后，询问是不是我为其命名，把它们美化了，没有，这都是它们的真名。

青龙山是梁邹平原最南部的一座山。相传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更为广大的平原，五谷丰登，百花吐艳，蜂蝶起舞，翠鸟鸣啭。有一年，东海里一只老乌龟沿小清河上溯游玩，迷恋两岸的景色，住下来修炼，千年后成了精。老龟精是个很贪婪的家伙，要人们供奉数量巨大的骡马牛羊任它享用，稍不如意，就发浩渺大水，淹没方圆百里良田。南海观音知道了这事，将她的莲盆宝座化作一条青龙捉拿老龟精。霎时黑云蔽日，风雨大作，小青龙挟带千钧雷电，疾疾奔来，照准老龟精投掷霹雳。可是第一个火球一触老龟精的铁壳又被弹了回去，第二个火球在铁壳上跳了两下消失了……直到第七七四十九个火球，才听得“咔嚓”一声巨响，老龟精的铁壳被劈开。而小青龙也累倒了，落在地上变成了一座山，人们管这座山叫九节青龙山。传说，至今，每当雨雾迷蒙，会看到青龙山的“尾巴”在甩动，但头却依然抬不起来。

关于杏花河的传说里也有一条青龙，但好像是另外一条。说的是这一带十年九旱，大旱之年庄稼颗粒不收，饿死、渴死的人无数。杏花村里有一位叫杏花的姑娘，从小就知道为父母、邻舍分担忧愁。到十八岁，她出落得貌若天仙，前村后村的财主家用马车拉着绫罗绸缎当聘礼，可都被她婉言谢绝。一条小青龙也看上了她，托小蜜蜂做媒向杏花姑娘求

婚，杏花姑娘却欣然应允。新婚之夜，郎君青龙问新娘：“洞府珠宝千百件，你愿意要……？”新娘不假思索：“我不要金，不要银，愿借龙祖一道水，送到我家乡，解救我的父老乡亲。”小青龙感动得热泪滚滚，淌了一天一夜，便流成了这条人们称之为杏花河的河流。夜深人静时，从杏花河水的流淌声里，就能听见杏花新娘和小青龙那甜蜜的情话儿——人们都这么说。

每个美丽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但从这里也看出，我的梁邹平原自古就多灾多难。我曾查阅过史学家曲延庆编修的《邹平县志》，在《历年自然灾害》一章，“大旱”、“大涝无收”、“旱，无麦”、“久雨，河决”、“旱灾，人食草根树皮”、“大水没稼”、“雹积尺许”、“蝗虫遍野”、“大雨、雹”、“大风忽起毁屋拔木”、“蝗灾”、“旱，夏粮绝”、“淫雨，瘟疫流行”、“大霜杀麦”、“地震坏民舍”……这类字眼密密麻麻，拂去岁月的烟云，它们就像穿透木板露出锋利的亮尖儿的钉子，扎得我两眼生疼。据统计，这里春旱年际频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夏旱年际频率占百分之六十九，秋旱年际频率为百分之四十八，有时还发生连季旱，更为甚者是连年旱。如果说连季旱连年旱的情况几年一遇不算很多，春旱夏涝或者夏旱秋涝却几乎是一年不落。非旱即涝，旱和涝这两个恶魔轮番蹂躏着平原。风灾、雹灾、霜灾、虫灾则是趁火打劫的行家里手，瞅准机会就在平原干瘪的肌体上撕一块肉，扯一层皮。

目光凝滞于发黄的纸页，我一阵阵晕眩。沉重？哀怜？焦虑？悲愤？我踉跄着跑到平原上，然而该怎样安慰它呢？